

曾竹韶:为复兴民族雕塑艺术奉献一生

本报记者 张晶晶

又一位百岁艺术家去世。著名雕塑家、美术教育家、新中国雕塑事业奠基者曾竹韶3月12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4岁。3月16日上午9时,曾竹韶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遵照曾竹韶遗愿与家属要求,身后不举办大型追悼活动,因此告别仪式素淡简朴。

据中央美术学院官方提供的资料介绍,曾竹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赴西方求学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艺术家。在留学学成回国后,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为中国雕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的作品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交融,其纪念性作品及肖像创作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由于曾竹韶在雕塑创作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2002年他获得文化部颁发的首届“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2003年获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联合颁发的“中国美术金彩奖”暨中国美术专业终身成就奖。

代表作：
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

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塑创作是曾竹韶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是他艺术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从1953年到1957年,在45岁至49岁的壮年时期,曾竹韶将主要的精力都投入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纪念性雕刻工程,这一工程使他在重大历史题材的雕塑创作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与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都属于城市雕塑的范畴。在这些项目的设计创作中,曾竹韶积累了丰富的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的经验,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新中国城市雕塑的开拓者的地位。

在20世纪中国雕塑发展史上,曾竹韶最突出的贡献是纪念性的肖像雕塑,包括一些亲人和平凡人物的肖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蔡元培先生像》与《孙中山先生像》。得知曾先生去世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在微博上说:“北大校园里的蔡元培先生的雕像是曾先生创作的。当年在北大面对师生演讲时,风度翩翩,我是听众之一。他留法得到过蔡元培先生的资助。”

教育理想：
创建民族雕刻体系

曾竹韶青年时代在法国留学

期间,几乎跑遍了欧洲国家,参观博物馆、考察古代雕塑遗作。中年以后,他又在中国国内考察中国古代雕塑。上世纪80年代,他提出“创建民族雕刻体系”,并且将这一思想贯彻到中央美院的雕塑教学中。1986年,他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开始招收“古代雕刻”专业的研究生,为在雕塑系建立“民族雕刻体系”准备师资。他同时在重要的全国性会议上呼吁,希望全国的美术学院雕塑系,也着手招收“古代雕刻专业”的研究生,在各省美术学院雕塑系,建立“民族雕塑教育体系”,从而形成中国雕塑创作中的民族雕刻风格。数十年来,曾竹韶对于雕塑历史理论和遗址的美术考古,从未间断,撰写了大量有关中西雕塑的论著。

著名评论家殷双喜认为,从教育出发,探讨中国雕塑创作的艺术体系,曾竹韶抓住了中国雕塑发展的根本,教育体制与艺术思想的滞后,必然对中国现代雕塑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

遗愿：
建立中国古代雕刻博物馆

曾竹韶多次呼吁建立“中国古代雕刻博物馆”。建馆初衷可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法国学习雕塑时,当时他参观过欧洲各国的主要博物馆和重要的教堂、古迹,对古希腊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作品推崇备至,而对祖国的雕塑艺术并不是很了解。有一件事感动了他并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那是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展”。展品当中最打动他的雕刻作品是出自敦煌石窟的唐代供养人像和一件北魏佛像,还有几件汉代青铜的小型动物雕刻,其艺术价值依他看与古希腊、罗马艺术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

之后,曾竹韶数十年如一日,投入对中国传统雕塑的考察、研究与撰述。他说:“‘蓄三年之艾,以治七年之病’,我现在从事的正是这种披荆斩棘、铤累寸积的工作。”

虽然中国古代雕刻博物馆至今尚未实现,但他呼吁建设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国家歌剧院都已建成,曾先生为复兴传统雕塑艺术所做的贡献已为后人重视。曾竹韶的学生、雕塑家朱尚熹说:“我们这些来者如果在学习、研究、整理、运用民族传统雕塑中做出哪怕是一点点贡献,那也是曾先生在九泉之下感到欣慰的事。”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虎门销烟》(雕塑) 曾竹韶



孙中山先生像(雕塑) 曾竹韶

艺苑危言

“万金油”“一滴香”式批评缘何盛行？

薛亚军

理论上,批评家和所有以写作为手艺的作者一样,应对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足够的反省和警惕,与当代社会流行文化与社会保持清醒的距离。遗憾的是,现实并不如此。恰恰相反,某种流行的说法是,艺术创作已经没有界限,这是一个没有人是艺术家,没有人不是艺术家的时代,甚至是一个艺术可以乱搞的时代。理所应当,批评家的身份也是混杂与模糊的,非如此,不能显示身份的显赫与重要。批评家兼策展人、学术主持、艺术家、艺术商人等多重身份。“万金油”般的批评写作使得其能在多重身份中转换自如,驾轻就熟。

当代艺术创作的低迷状态与市场繁盛的假象促成了“万金油”式艺术批评家的盛行。批评家没有时间也不屑于埋头于书斋研读经典,快餐式的展览与研讨也不可能提供长篇大论的土壤。以圈子化、江湖化特征的艺术圈,对于游戏规则心知肚明,自我设置的禁区是约定俗成的,也是很多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所不能逾越的红线。自己所在的院系不能批评,导师、师兄弟不能批评;与导师关系好的批评家、艺术家不能批评;曾经热情帮助过导师和自

己成长的报刊杂志、师长更不能作批评。反之,这个范围之外的其他对象皆可以进行最严肃公正的批评,甚至溢出批评范围之外的语言攻击也无不可,流行语为“酷评”。这种圈子化中成长的批评家,有自己的组织和熟悉的语言系统。只是这些批评语言如同生活中常用的“万金油”,可以防中暑,治疗轻微的头疼或烫伤,应用范围很广,但绝不能治大病。批评家看似文史哲皆通,什么都能拉扯一点,却无一专精,批评的杂糅本身也不需要各样精通。在不同的展览中,用不同的术语套用:社会学、人类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艺术、“酷儿”文化等等,总有相适应的作品能与其相对应。

与其说这样的批评是批评家在市场化和金钱双重压力之下的表现,不如说这是批评家心甘情愿选择的放弃和失败,批评家自己打垮了自己。为了迎合更多艺术家,批评家自动降低了智力水平,以“万金油”般的批评语言,与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所不能逾越的红线。自己所在的院系不能批评,导师、师兄弟不能批评;与导师关系好的批评家、艺术家不能批评;曾经热情帮助过导师和自

与“万金油”式的八面玲珑相

比,“一滴香”式的批评看似很高妙,其实多由大话套话堆砌,空洞无物。“一滴香”是被人们所熟知的一种神奇的食品添加剂,完全由化工原料调配而成,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只需一滴,哪怕清水都能变成美味的高汤。它在饮食行业的名气相当响亮,甚至越俎代庖,直接取代了正常调料,到了没有“一滴香”煲不出汤的地步。有的批评家在写作中使用的词语,类同于饮食中的添加剂“一滴香”的功效。这类批评家一般爱使用“酷儿”文化等等,总有相适应的作品能与其相对应。与其说这样的批评是批评家在市场化和金钱双重压力之下的表现,不如说这是批评家心甘情愿选择的放弃和失败,批评家自己打垮了自己。为了迎合更多艺术家,批评家自动降低了智力水平,以“万金油”般的批评语言,与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所不能逾越的红线。自己所在的院系不能批评,导师、师兄弟不能批评;与导师关系好的批评家、艺术家不能批评;曾经热情帮助过导师和自

词。假如画的是天安门、五角星、绿军装、大盖帽等形象,就该政治、民主、自由、历史等词语粉墨登场了。而作者的年龄也必须是“大书特书一番的固定模式,所谓‘80后’、‘90后’等流行词语与责任、担当、断裂等词携手出现。有的批评家在研究中国古典画家的笔墨时,一味生硬地将其与西方大师进行比较,所引用的文献也皆出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而无视画语录或书信等文献资料。这样的艺术批评写作,乍一看很具学术性,也符合流行时尚。可如果不关注上下文的关系,忽略艺术家在创作时所预想的读者,用一套自己熟悉的既有模式将两类不同文化背景和精神诉求的艺术家,放在一起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一滴香”般的批评写作,惯于将流行时尚的词语连缀起来,累加成句,拼凑成章,拉大旗作虎皮,看起来吓人得很,玄奥无比,能将艺术家或作品吹捧得玄乎其神,却与真正的写作无关,是完全没有营养的东西。

遗憾的是,这样的批评写作却是时下最流行的样式。虽然它的产生流行与浮躁逐利的艺术生

态直接关联,但主要原因还是批评家自身堕落的原因。

和所有的写作一样,艺术批评写作也是关乎心灵的行为,是一种“心灵的手艺、孤独的手艺”(北岛语)。“最好的批评是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批评,以解释一切为名,既没有恨,也没有爱。故意把所有的情感都剥离干净。”“公正的批评,其存在理由的批评,应该是有所偏袒的,富于激情的,带有政治性的,也就是说这种批评是根据一种排他性的观点做出的,而这种观点又能打开最广阔的视野。”(波德莱尔语)因此它也需要批评家在写作的时候具有独立性,甚至一意孤行。

如若每个批评家具有更长远的视角,在自己的批评写作中能面对当下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与观察,打破学术壁垒,追求学术为方向,必定会言之有物,有的放矢。与无所不在的行话、热词、网络和媒体语言保持“古老的敌意”,才有可能避免“万金油”或“一滴香”式的批评写作,批评的语言行为才会具有爱恨,富于激情,打开最广阔的视野。

前几日惊闻著名雕塑家、教育家曾竹韶先生于2012年3月12日上午8时2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4岁。

我是从曾靖发给我的短信中知道曾先生离世的消息的。曾靖是曾先生的孙女、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校友、青年雕塑家,这些年主要是她夫妇俩在精心伺候曾先生。她那天发给我的短信说:“我爷爷走时很安详,是睡着离开的。”很巧的是,2012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87周年纪念日。我随即给曾靖发了短信:“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曾先生是出席纪念仪式去了!”曾靖回复的短信说:“是的,上帝给爷爷选的日子是最好的。”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与曾先生有着不一般的联系。上世纪30年代曾先生留学法国巴黎正是热血青年,与许许多多同学们一道学习西方文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关心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自然曾先生也是孙中山的粉丝,他尤其崇拜孙中山为革命坚韧不拔、不怕失败、越战越勇的精神,可以说这份感情伴随着曾先生的一生。改革开放后,曾先生是北京政协委员。1985年初,他在北京的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在北京中山公园建立孙中山雕像的建议,甚至将《孙中山先生像》的雕塑小稿带到了政协会议,给委员们直观的感觉。经过一番努力,北京中山公园雕像《孙中山先生像》的创作正式启动。曾先生除了怀着对孙中山崇敬之情之外,还查阅了大量文字与图片史料,酝酿雕像。为了达到满意的程度,一共做了六七个稿子。定稿之后,又做了一件一米定稿,为一比一雕像的泥塑放大做好了充分准备。一比一的《孙中山先生像》的高度是3.5米,当时曾先生在几位年轻教员的配合下,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完成了泥塑放大。曾先生的创作态度之严谨是业内共知的。历时数月,曾先生每天去现场都要上架子塑造、推敲、修改,尤其对头像的塑造,曾先生更是精益求精,他要塑造出伟岸、刚毅、远眺而又带几分慈爱的神态。那时的曾先生已是78岁的老人了,听说那段时间他都累病了。泥塑放完之后,进入青铜铸造阶段,接下来曾先生一遍遍去铸造单位监制艺术质量。从初创到雕像的建立忙了近3年,雕像终于在1986年底建立了起来。而曾先生后来将获得的1万元稿费上缴党组织作为党费。《孙中山先生像》在北京中山公园建立后,社会影响很大,并于80年代末在全国首届城市雕塑评比中获奖。笔者认为这件作品确实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室外纪念性肖像的经典之作,雕像虽然不大,却感觉大气磅礴!人物顶天立地,起伏流动的气韵从脚向上直贯头部,使我想起了龙门石窟的力士、南北朝的天禄。雕像没有琐碎的细节,人物神采格外突出,欣赏这件作品时确实能感受到很强的“中国气派”。

虽然曾先生年轻时在西方学习雕塑,但是他一辈子研究、倡导学习中国传统雕塑。他教导我们要创作中国气派的雕塑,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批评,以解释一切为名,既没有恨,也没有爱。故意把所有的情感都剥离干净。”“公正的批评,其存在理由的批评,应该是有所偏袒的,富于激情的,带有政治性的,也就是说这种批评是根据一种排他性的观点做出的,而这种观点又能打开最广阔的视野。”(波德莱尔语)因此它也需要批评家在写作的时候具有独立性,甚至一意孤行。

曾先生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雕塑大师,他认为雕塑应该为人民而创作,作品在公共环境建立后应该具有鼓舞人民的作用,他不欣赏仅仅是玩的艺术。当年赵无极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时,我有幸陪着曾先生看展览,他边看边评价说:“画得不错,赵无极家境富裕,所以比较玩艺术。”我说赵无极可是现代美术史上有影响的人。曾先生说:“我更喜欢德拉克洛瓦那样与民族与祖国联系紧密的艺术。”但是,曾先生也不完全排斥现代艺术。比如,他给我们讲塞尚的画,并将画面的结构性运用于雕塑的创作中。现在,我更理解曾先生的雕塑艺术,他的《虎门销烟》、《孙中山》、《蔡元培》、《李四光》等作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其中的大气、严谨、开阔和中国气派总是向你扑面而来。

曾先生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雕塑大师,他认为雕塑应该为人民而创作,作品在公共环境建立后应该具有鼓舞人民的作用,他不欣赏仅仅是玩的艺术。当年赵无极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时,我有幸陪着曾先生看展览,他边看边评价说:“画得不错,赵无极家境富裕,所以比较玩艺术。”我说赵无极可是现代美术史上有影响的人。曾先生说:“我更喜欢德拉克洛瓦那样与民族与祖国联系紧密的艺术。”但是,曾先生也不完全排斥现代艺术。比如,他给我们讲塞尚的画,并将画面的结构性运用于雕塑的创作中。现在,我更理解曾先生的雕塑艺术,他的《虎门销烟》、《孙中山》、《蔡元培》、《李四光》等作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其中的大气、严谨、开阔和中国气派总是向你扑面而来。

曾竹韶先生不仅是雕塑家,还是音乐演奏家。1929年至1939年曾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不仅仅学习了雕塑,而且还学习了小提琴,师从著名小提琴家保罗·奥别多菲尔。他在此期间结识了冼星海,并成为至交。他们曾经在巴黎有约,将来返回祖国共同教学音乐,为国家培养音乐人才。可



朱尚熹请曾竹韶(右)